

# 以音乐抚慰恐惧之心 让每一个人获得治愈的力量

## 公益歌曲：自非典而今的治愈力



不是所有不收费的歌都能称为“公益歌曲”，它要求歌曲具有题材现实、人文关怀、受众广泛、舆论导向等多种功能。不难发现，在疫情时期创作的每一首公益歌曲，曲调都是舒缓的，歌声都是温柔的。正如《让世界充满爱》那样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公益歌曲里获得治愈的力量。

2002年12月15日，因持续发烧休息了一周的广东大厨黄杏初，被家人送到医院，成为国内第一例真正意义上的SARS（非典）报告病例。此后半年，全世界如临大敌，直到它离奇而去。

2003年5月，SARS疫情蔓延全球，华语乐坛抗击SARS的公益歌曲《手牵手》在此时横空出世，成为当时流传最广的战疫歌曲。直到今日，又被无数音乐人翻唱，献给武汉。2003年，一首《雄心飞扬》的公益歌曲集结了张学友、刘德华、谭咏麟等天王歌手。17年过后，张学友再次为疫情发声，由他与周杰伦、方文山合作的《等风雨经过》被广大网友赞叹“一秒落泪”，同期刘德华的《我知道》也唱出了所有人的心声。

这些歌都是在最短的时间内集结了顶级歌手与音乐人，他们不收取任何费用，也不进行售卖，公开演出所获的收益全部捐献给抗击疫情的最前线，是典型的公益歌曲。它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词曲中里获得治愈的力量。



《让世界充满爱》被认为是内地公益歌曲之先声。

### 公益“第一曲” 用音乐抚慰恐惧的人心

20世纪80年代初，内地尚无公益歌曲一说，但一首呼吁大家关注大熊猫的歌曲《熊猫咪咪》已经出现了“公益”的影子——它以台湾民谣为曲调，歌词朴实动人，情感直抵人心。

据业内说法，内地最早的、标准化的公益歌曲诞生在1986年。那年5月的一天，100名流行歌手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唱响了《让世界充满爱》。1986年被称为“国际和平年”，当年的主题是“捍卫和平和保障人类未来”。全球最为知名的公益歌曲亦诞生在那年——迈克尔·杰克逊创作，并邀请众多美国明星一同演唱的《WE ARE THE WORLD》。而后，香港、台湾等地区众多明星演绎的《明天会更好》也应运而生。

受音乐界“公益浪潮”的影响，时年22岁的郭峰邀请到当时乐坛的词作高手小林、陈哲等人，创作了一鸣惊人的《让世界充满爱》。这首歌不仅成为了公益歌曲的里程碑，也成为了内地流行音乐的一个拐点。彼时献声此曲的百名歌者中，仍活跃至今的如毛阿敏、蔡国庆、崔健。

自《让世界充满爱》成功将“公益歌曲”的概念“输入”后，乐坛长期鲜见惊艳之作，一直到2003年SARS疫情暴发，局面方才为之一改——以抗击疫情为主题的公益歌曲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。也难怪许多乐评人认为，“只有在灾难的时候，人们才会想起公益歌曲的重要性。”

2003年SARS，郭峰又当仁不让，率先创作了《一路同行》献



公益歌曲《武汉伢》风起于新冠肺炎疫情。

给广大一线医务工作者。紧随而来的，是港台和内地各路明星的慈善捐款和歌曲创作。那年，韩红尚未有如今“倾家荡产”做公益的勇气，她唱了一首《生命永不言败》。

SARS同样让台湾遭遇重创，第14届金曲奖也因此延办，但主办方和音乐人却没有退缩的意思。疫情之下，王力宏与陶喆紧锣密鼓筹备公益歌曲《手牵手》，用一天的时间完成了创作和录制，召集了86名台湾歌手演唱，其间有在日后站C位的人物如：周杰伦、SHE、孙燕姿、萧亚轩、李玟、庾澄庆……

2003年，线上听歌尚未流行。那英和解晓东合作了一首《姐妹兄弟》，录制成CD。在2003年5月12日那一天，两位明星抱着CD碟走上街头，送给疫情高发期依然坚守在岗位的劳动者们，试图用音乐抚慰恐惧的人心。

流行乐坛的公益势头在2003年突飞猛进，留下了不少经典传唱。《雄心飞扬》召集到张学友、刘德华、王菲、周华健、任贤齐、羽泉、田震等港台和内地众多歌手合唱；李宗盛超低价转让老歌《壮志在我胸》版权，担任监制，录制抗击SARS公益版，成为一时佳话。

17年后的今天，乐坛公益之心无减。1月28日晚，创作型歌手林俊杰微博发布《STAY WITH YOU》，写道：“就算再艰难，爱不会离开。”在2月1日陶喆的新加坡演唱会上，林俊杰成为嘉宾，两人合唱了这首歌，似乎完成了17年前《手牵手》的“交接仪式”。陶喆说，他的心情是沉重的，希望音乐能给大家带来



音乐治疗法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出现。

力量。

### 公益歌曲演进 从群星到群众的新世代

2003年，开启内地流行音乐审美重大转折的《超级女声》还未问世，音乐的制作和发行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，连林俊杰也害怕自己的歌无人问津，只能回家继承家业。

多年过去，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让无数素人的音乐真正做到了“酒香不怕巷子深”。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，与SARS时期的公益歌曲发生明显变化的是，除了明星群体的创作外，素人公益创作逐渐走向“热搜”舞台。

刷屏的《武汉伢》的17名主创人员全部来自武汉，在风口浪尖上，他们用最轻柔的歌声，唱尽每一个武汉人的心声。

“全民战疫”不仅仅是一句口号，被禁足在家的各路人马纷纷行动起来，没有聚在一起录制的机会，便“云创作”“云录音”，科技开始为公益歌曲提供无限创新的机会，也让所有热爱音乐的人都可以拥有“音乐人”的身份。

相比于曾经只能坐在电视机前、收音机前、CD机前听歌的时代，面对新冠病毒肆虐的今天，音乐不仅使全社会尤其是一线人员的心灵得以慰藉，也成为了创作者有力对抗焦虑的武器。

包括腾讯、网易云、酷我音乐在内的各大音乐平台都开通了“声援武汉”的专题，在一众公益歌单里，素人创作几乎占到了全部公益歌曲的80%。这在17年前，几乎是不能想象的事情。

### 战疫音乐疗法 学界尚无定论的治愈力

2003年5月底，一支身份特殊的治疗小组走进了北京大学附属医院的定点隔离区，开始了整整一个月的前线诊疗。他们是来自中央音乐学院的音乐治疗师。这类舶来的音乐治疗参与到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，在国内属于首次。

音乐为什么会对人的心理健康产生治愈之力，目前学界说法尚无定论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音乐的治疗功能确实存在。

音乐伴随人类生产而产生，自盘古开天女娲炼石补天的传说时代就已成为重要的交流工具。《吕氏春秋》中《古乐》一篇所载“昔葛天氏之乐，三人操牛尾，投足以歌八阙”说的是传说时代音乐在宗教祭祀中的教化功能，并成为文艺美学的开端之一。及至后世，“诗言志，歌永言”，最早的文学在歌声中诞生。底层的人们歌唱劳动、生活、爱情甚至苦难，上层的统治者则制定宫乐，用于祭祀、征战。

音乐疗法在我国也是有源流的。晋代阮籍《乐论》有曰：“天下无乐，而欲阴阳协调、灾祸不生，亦已难矣。乐者，使人精神温和，衰气不入。”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甚至用音乐治好了自己的抑郁症。可以说，人类数千年文明史，也是一部音乐史。困扰着人类的生死母题，除了在宗教里寻求超脱和安慰，我们也在音乐里找到了治愈的答案。

当音乐疗法第一次运用到SARS病人的治疗之后，一些患者确实出现了精神上的好转，甚至逐渐康复。我们至今也很难分清，那些从死神手里逃生的人们，究竟是什么给予了他们最关键的力量，是医疗技术还是精神救赎？

现代科学音乐治疗法进入中国的时间并不长，但如今在中国许多音乐学院都已经开设音乐治疗专业。武汉疫情暴发后不久，四川音乐学院音乐治疗研究中心的王露洁老师就分享了《如何用音乐照顾自己》的文章，而这或可视作“音乐公益”的一脉吧。据《华西都市报》

友诚敬爱法公平自和文民富  
善信业国治正等由谐明主强

# 致中和 天地位 万物育



陕西户县 赵成作